

## 附录1 莫古礼生平简介

### Appendix 1 A brief biography of McClure

弗洛伊德·阿朗佐·莫古礼(Floyd Alonzo McClure) (图 1), 1897 年 8 月 14 日出生于俄亥俄州谢尔比县(Shelby County)。莫古礼父亲约翰·莫古礼(John T. McClure)是一位农民和教师。作为俄亥俄州农家子弟, 莫古礼在农村艰苦朴素的童年生活是他一生中温暖的回忆, 他认为没有什么比太阳底下的玉米地和一束野花野草更能唤起他的怀旧之情。莫古礼大学就读于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 1918 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翌年获得理学学士学位。1919 年, 刚毕业的他接受了来中国广州的岭南学校园艺学专业的教学工作。从此, 他便长期居住在中国。



图 1 莫古礼像(a: 1918 年; b: 1940 年前后; c: 1960 年前后, 图片来源: Box 2 of 14, Floyd Alonzo McClure Papers, circa 1916–1981,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rchives)

来到中国后, 莫古礼迅速适应中国环境和风俗习惯, 学习中文并很快学会了粤语, 这为他跟同事、学生以及当地农民的交流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从事园艺教学工作让他开始接触经济植物, 更有机会接触竹类植物, 开展竹类植物外业调查和标本采集工作。最初莫古礼的采集地主要集中在广东及周边区域。

1922 年, 他回到美国与德鲁里(Ruth Drury)完婚, 德鲁里陪同他渡过了在中国的岁月。婚后不久他去华盛顿特区会见了美国农业部的费尔柴尔德(David Fairchild, 1869–1954)和波普诺(Fredrick Wilson Popenoe, 1892–1975)。这一年, 他们夫妻居住在位于马里兰州格伦代尔市的贝尔引种站(Bell Station, the United States Plant Introduction Station at Glenn Dale, Maryland)附近, 在那里接受了中国竹类植物的采集引种和打包方法的培训。当时, 美国在华考察引种植物非常活跃, 采集者们注意到中国的竹类植物用途广泛, 在中国人的生活起居中是必备的。因此, 美国想要引种尽可能多的竹种, 尤其是想用在造纸方面。从 1924 年开始, 莫古礼被美国农业部任命为在中国的采集者, 从此时起, 也就决定了他以后的引种竹类植物职业生涯。

19 世纪 20 年代, 植物学家很少对中国竹类植物开展研究。莫古礼满怀热情的接受了美国农业部给他的对具有经济价值的竹类植物进行植物学研究的机会。由于前人研究很少, 竹类植物研究也是困难重重。在此之前, 植物分类学方面发表的竹类植物名字是混乱和相互矛盾的, 而且由于竹秆往往很大, 不同竹种之间的区分度也很有限, 依靠前人制作的标本来研究不尽准确。尽管如此, 莫古礼惊讶中国农民总有自己的方式来区分不同竹种。当时解决难题的唯一方式则是亲身实地调研和观察竹类植物的整个生长周期, 但是竹类植物的开花现象较少, 甚至不开花, 研究竹类植物分类成了莫古礼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目标。

1927–1928 年, 莫古礼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理学硕士学位。他在返回中国时途径欧洲国家, 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标本馆认识了一些对竹类植物感兴趣的植物学家。1928 年返回到岭南大学后被聘为植物学副教授, 不久又聘为植物学教授, 并继续集中在华南地区考察植物并采集标本, 同时建立和管理植物标本室。

观察植物生长过程对研究植物分类很重要。因此, 莫古礼在岭南大学开辟竹园以收集种植各种竹类, 用于观察和实验。他相信通过观察竹类植物的秆、地下茎、枝、叶和箨, 能找出区分竹类植物的要点, 而在之前没有一个专家学者如此重视观察竹类植物生长。

吴仁武, 南歆格, 晏海, 杨凡, 史琰, 包志毅 (2021) 莫古礼(Floyd Alonzo McClure)在华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的历史及其影响. 生物多样性, 29, 1565–1575. <https://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CN/10.17520/biods.2021193>

1932–1936 年, 莫古礼再次在史密森研究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希区考克(Albert Spear Hitchcock, 1865–1935)和蔡斯(Mary Agnes Chase, 1869–1963)、俄亥俄州立大学夏弗纳 (John Henry Schaffner, 1866–1939) 的共同指导下开展研究。1935 年, 以题为 *The Chinese species of Schizostachyum* 的博士论文获得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学位。

1936 年, 莫古礼回到中国, 在岭南大学负责经济植物学研究, 很快继续专注于竹类植物分类及其用途的研究。他与岭南大学农业、生物、化学及工程系合作, 开展关于竹类植物虫害、竹渗出液、竹秆强度及抗腐蚀等方面的研究。此时竹园种植了 30 种(含变种)共约 10,000 丛竹类植物, 部分用以研究其抗腐性和产笋情况。1937 年, 他还参加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中山大学联合考察团组织的赴广西的植物考察。

1937 年冬, 由于日本侵华中断了岭南大学的所有学术工作, 教师和学生被迫疏散, 而莫古礼则留在学校的难民营照顾 7,500 名难民。在抗战时期, 他采取了预防措施用以保护这些无价的竹类植物标本, 同时还用竹园里的竹子制作竹帽、竹篮、扫帚和其他工具来提供给难民, 这也能看出来他乐于助人的一面。

1940 年底, 莫古礼离开中国, 此后就再也未到过中国, 结束了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篇章。1941 年, 他搬到华盛顿特区, 在史密森研究院工作。1942–1943 年, 在古根海姆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Foundation)的资助下, 他开展了西半球竹类植物的分类研究。1943–1944 年, 在史密森研究院的资助下, 莫古礼为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做了一个关于美国、墨西哥、洪都拉斯、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巴西和波多黎各等地特有竹材的调查。

1944–1945 年, 莫古礼在美国农业部对外农业关系办公室(Office of Foreign Agriculture Relations)担任关于竹类植物的现场服务顾问, 主要研究新大陆(New World)的竹类植物, 有机会在中美洲、南美洲的 6 个国家以及印度、孟加拉国、爪哇岛和吕宋岛考察和采集竹类植物标本。之后他还在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和秘鲁建立经济竹种园。他还担任了美国国内的一家造纸公司的顾问并开展研究, 如比较研究 92 种本地和外来竹类植物的制浆性能。与此同时, 他还辅助危地马拉建立了一个 30 英亩(约 12.14ha)竹类植物试验地, 研究竹子用以造纸的可能性。1953 年, 莫古礼作为参会代表访问了亚洲, 参加了菲律宾举办的第八届太平洋科学大会(the Eighth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 并作为美国对外业务管理局(United States Foreign Operations Administration)的顾问访问了越南、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 讨论有关竹浆造纸的问题。1956 年, 莫古礼结束了美国农业部的工作。

1956 年, 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哈佛大学玛丽亚·穆尔斯·卡博特基金会(Maria Moors Cabot Foundation of Harvard University)的资助, 让他能够专注于竹类植物分类学的研究。这些资助让他有时间思考、提炼和撰写关于他 30 多年在中国和拉丁美洲研究竹类植物的成果。此后他继续在史密森研究院工作, 在那里他开始为恩格勒(Heinrich Gustav Adolf Engler, 1844–1930)和勃兰特(R. Prantl)新编《植物自然分科志(Die Natürlichen Pflanzenfamilien)》收集关于竹类植物分类的数据。虽然这项工作尚未完成, 但在他去世前, 关于新大陆乡土竹类植物的内容几近完成, 后来由史密森研究院负责出版了这部分内容: 《新大陆本土竹类植物属志(*Genera of Bamboos Native to the New World*)》。

1966 年出版的 *The bamboos-A Fresh Perspective* 是莫古礼一生对竹类植物观察和研究的总结, 该书也是竹类植物分类学的一本重要的参考书。

1970 年 4 月 15 日, 他在家里的花园中为一位年轻的朋友挖竹子的时候去世。现在莫古礼的档案收藏于美国史密森档案馆及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图 2)。



图2 莫古礼档案(a, b: 存放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莫古礼档案, 拍摄于2019年10月24日; c, d: 存放于史密森档案馆的莫古礼档案, 拍摄于2019年10月23日)